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六

墓碑銘九首

墓碣銘二首

贈昭勇將軍都指揮僉事江公墓碑銘

英宗睿皇帝在位方十四年海內富庶號稱極治獨北虜屢犯

邊為最竊之計

上思所以攘却之者乃下詔躬率六師往

征師行以失地利而潛一時將校奮勇爭護乘輿而山西等處

署都指揮僉事江公與其弟子四人同日死之時正統己巳八

月十六日也公諱洪字朝宗其先廬之合肥人祖浩從

太祖高皇帝起兵取天下累功官至明威將軍太原左衛指揮

僉事子孫世襲并得贈其父大海如其官既沒子灃嗣而公則

灃之子也公在太原既以才勇知名宣德末選總京營左翼久

之陞署都指揮僉事仍守山西既而從駕北巡遂死于難矣年

甫若干公既死。朝廷即命其子湧嗣職。所以慰公于身後者。甚至公為人偉軀幹。沉毅有謀。御下紀律嚴整。而推心任人。能與士卒同甘苦。益有古名將之風。尤善騎射。射輒命中。流輩莫與比者。性素儉約。食饌稍盛。即撤去。而奉母劉氏。必極其滋味。母疾。更割股肉作糜進之。疾獲愈。人以為難。其配陳氏。贈都指揮僉事。寶之女。寡居。能以禮自守。教子湧。有法。湧亦有將才。嘗從征老軍營。功多。實授都指揮僉事。署都指揮使事。以其官復贈其父若祖。而贈祖母淑人。封母太淑人。次子渙。出側室。尹氏女。二長。適太原前衛指揮僉事王賓。次適太原左衛指揮同知陳良孫。男四人。曰桓。先卒。曰朴。曰楫。曰楠。於是湧痛念其父嘗憤然有滅虜之志。既奉公遺衣冠葬于先塋。他日託武陟令陳君瑞卿狀其父死事。求表于墓。嗚呼。睿皇帝之神武。所以

為宗廟社稷之慮。至矣。蓋有周張皇六師之遺意。而非後世之為游田者。故當時死于難者多。公之事。若同於人。不足書。獨惜平日號士大夫者。棄君父。生還以取富貴。有媿于王孫賈之母者。亦多。則公之事。固異。不書可乎。夫死者眾。所難生者眾。所易能為其所難。而不為其所易。公之所以可取者。在是而不在。為之表者。豈惟慰湧之孝思哉。亦惟媿乎人焉爾。

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致仕李公墓碑

銘

南京太僕寺少卿李公致仕之二年。為弘治癸丑七月九日。以疾卒于吳城通闌坊第。素與公厚者。若陳大理璠。文太僕林華。爭走弔涕泣。又有至自百里之外。如吳僉憲淑者。以其子幼。相與圖其後事。而蘇守史公特斥俸金助之。且謂公官四品。例移

禮部以聞於是 天子命之諭祭其文有學優才贍性直行
方之語所以褒獎乎公者甚至少傅徐公與公最故既厚賻其
家沈啓南史明古諸君為議喪禮且求葬地得于吳縣九龍塢
乃葬以甲寅十月六日而文君已為之銘矣其弟應祥謂寬宜
銘其墓上之碑以書及儲考功權狀至初公病甚亟欲與寬一
見訣別及是悲恨執筆輒止蓋久而不能成文嗚呼吾忍終不
暴吾友之為人耶公李氏諱姓一諱維熊字應禎以字行晚更
字貞伯其先從宋南遷至吳中遂占籍長洲世醫家曾祖仲純
不仕祖士文有文行以醫士始居南京考諱敬贈南京兵部武
選司員外郎母賀氏繼母陳氏俱贈宜人宣德辛亥八月某日
公與其弟應祥同生少警朗力學好古博雅尤尚氣節景泰癸
酉登鄉舉舉進士不偶入太學中貴人方用事言於祭酒欲致

為塾師公避匿不赴成化乙酉選授中書舍人見同官或由他
途以進耻與為伍乞改教官補外以非例不許他日又有謀直
文華殿者故扳公同事以掩清議公益不樂適有旨寫佛經上
疏言聞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不聞所謂佛經也言甚剴切人皆
危之賴 上仁明特答而不問已而乞省繼母還竟罷殿直
秩滿擢南京武選司員外郎未赴丁繼母憂服除改車駕司進
職方司郎中尋擢南京尚寶司卿又三年始有太僕之命甫兩
月以公事詣闕下遂請休致曰即 上不許已再具疏矣竟
歸素少容至是性益下急醫以為病徵果不起享年六十二娶
王氏永樂初學士景之孫教諭貫之女也封宜人生男田系先
卒側室某氏生紹纔五歲女二人嫁貢士祝允明張廷獻自公
入官數有建白為中書時當郊祀畢有宴公奏近時中書舍人

坐給事中御史後非制禮官重復舊不從知典故者則是之荆襄流民相聚朝議恐為亂欲逐散之公言民既墾田築室為定居計逐之祇益亂耳不若因而撫之便後卒增置郡縣如公言平時企仰先哲見遺象并石刻必臨摹以藏尤慕范文正公題其居室曰范齋因以為號嘗使湖湘念吳尚書雲死節國初葬于江夏特訪求其子孫及其事蹟以傳其氣貌巖峻若不可親然喜交游及汲引後進朋友死往往經紀其喪恤其妻子於故舊之情最重也季弟早世歲分祿養其孤好客不倦家坐以空乏故卒之日囊無餘資惟遺書千卷而已平生書蹟清古文詞簡雅有法為世所重公生長南京多游寓直興中歲則以吳中故鄉始購屋以居後宜興故人吳大本治田廬招之公時一往然曰吾固吳人也不可他徙故終于吳而卒葬于是以從公

之志云銘曰

有美一人宛其精悍自我失之中夜永歎其人何如有德有言
有才有藝抑其末焉昔仕于朝翩如孤隼與鳳共翔其高干
仞衆目仰覩在彼青冥南飛不見遽匿其形暫息荆溪終止吳
苑菟裘既營逝矣何遠朋游涕泣有喪共治九龍蜿蜒卜葬于
斯茫茫下土賢者不作我有哀誄石表是託遺書滿篋眇然嗣
人天報其德不惟其身

明故太中大夫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陸公

墓碑銘

弘治七年七月戊申浙江右參政致仕陸公以疾卒于家明年
二月庚申葬于太倉陳門塘先塋初公疾革已不能言若有
屬其子者於是其子伸以治命泣請銘其墓上之碑惟予與

同朝二十年相知實深每重公才操當大用于時一旦顧以浮議而去則公不平之氣亦宜假此而發然此亦何足為公輕哉是宜置之不足道也公諱容字文量姓陸氏先世冒徐氏至公始復未生其母夢紫衣人以笏擊其首曰當生貴子已而得公弱歲穎敏篤學游鄉校不專治舉子業日取諸經子史程誦不輟同輩謂非所急曰聊以抵諸君戲耳獨與故翰林修撰張亨父太常少卿陸昂儀友善三人俱以文行聞於鄉而公尤為葉文莊公所知天順三年中應天府鄉試成化二年登進士第授南宮文部驗封司主事丁外艱服除改兵部職方司擢武庫司員外郎再擢職方郎中丁內艱服除改武選司遂陞右參政致仕卒年五十九公在兵部勤於公事邊報或急奏疏日三四上動輒數千言皆出公手而慮遠持正士論歸之西域賈胡

進獅子至陝西嘉峪關奏乞大臣率軍士往迎公言于尚書外夷以奇獸進朝廷既不能却若復往迎之豈不貽笑天下後世耶議上遂已又安南累歲侵擾隣邦有欲加兵者公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其事亦已錦衣百戶韋瑛凶悍附勢得罪調宣府謀再用指良民妖言為切公言于尚書具疏請下法司鞠之瑛竟坐誅而被誣者十餘人皆獲釋京師稱快先時捕妖言者多陞官例得世襲愚民被誣死者無數公請除其例獄遂衰都指揮昌佐求為金齒騰衝參將公執不可俄中貴人召公至內諭旨公言西南夷要地必得堪為將者守禦佐非其人若順成之異日壞事咎將誰執佐計竟沮他日復有中貴人舉都指揮二人為都督僉事者命已下公益不可言都督大官必積功始

得彼何人而欲亂法耶舉者市恩專擅尤宜置之干法以為後
戒疏凡再上言甚切直 上從之一時雖曲宥其人而自後
犯者必罪著為令他所建白若論馬政四事論儲養台輔教導
勳戚愛惜人才久任巡撫經理京衛選練禁兵均平鈔法慎重
會議又八事及在浙江益究察民隱振作士風行縣至桐廬日
嘗發漁家兄弟殺於潛丐者夫婦事人傳以為神明之政馬既
乃條列浙中便宜十事悉見施行間因公務入京又論漕渠利
病語斥權貴沮事有人所不敢言者蓋公少即有志天下如兵
刑水利之類有所得輒手書之冊後多見於用云公事父母甚
孝父病躬奉湯藥不離左右者累月嘗夜醉歸母不樂自是飲
必半杯不敢至醉其居喪盡禮三年不入私室人未嘗見其嘻
笑治家嚴肅動容凝重若不可親狎至與人處歡然也性喜聚

書政事之餘手不釋卷見於著述率明切平實為詩文凡若干
卷外記錄諸書又若干卷陸氏世為蘇之崑山人公之曾祖諱
福祖諱繼宗皆不仕父諱裕以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兵部武庫
司員外郎妣陳氏累封太宜人配張氏河間府通判璫之女弟
封宜人子男一人即伸鄉貢進士女二人長適太倉衛指揮使
張漢次適鎮海衛指揮使武勳皆封淑人孫男二人復陽海陽
女一人銘曰

瞻彼崑山韞茲良玉玉匪可貴人秀而毓有美陸公白哲而豐
少則有志誓終其躬統師籌邊惟大司馬我佐有勞操縱用舍
朝有成憲憚人安干以身障之我力桓桓力所可為夷險一視
何以為之國有弊事手削章疏觀者駭焉我職在是位卑亦言
彼愚不知指為沽直知者與之則為盡職為上為德不寧惟斯

出參政事惠澤益施未究厥才歸歟則速道遙海濱進退不谷
白日自顧吾身獨全全而歸之瞑于九泉

明故江西贛州府知府致仕進階中憲大夫顧公墓碑

銘并序

公諱瞻字德明世居吳中為著姓自孫吳以來代有顯者曾祖
祐祖榮皆不仕父巽登永樂甲辰進士第稱疾不仕教授鄉里
以易師終身後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余氏贈孺人公少孤而
貧篤志問學刻苦特甚宣德壬子中應天府鄉試正統丙辰登
進士第選為翰林庶吉士凡四年授行人秩將滿用大臣薦擢
福建道監察御史久之陞福建提刑按察司副使俄為姦民誣
奏事既白猶調知贛州居官五年以老乞歸年八十五而終實
弘治乙卯年月一日也公為御史最有才名嘗理山東長蘆兩

運司鹽法宿弊頓革商人便之踰年再出巡山東適值飢歲或
建議犯徒罪以下者贖米宜加于舊公言今米價騰踴民方不
堪使乘急多取是益困之也當如舊便飢民奪富家粟吏擬以
強盜律公言荒政緩刑殺人者宜以減死論一時全活甚衆至
於吏或不職則自布政使以下輒劾退之不少假借時太保王
公文掌都察院事以公得憲體移于御史凡出巡者皆當以公
為法歲滿吏民奏畱一年 天子特從之及自閩臬調贛人
頗為公不平而公至則方博詢民隱專以安輯為事屬縣有長
河洞氓強悍不時出沒劫掠屢招諭之而勢益熾公以為是
不示之以威吾民終為魚肉而已偕守臣上疏言所以勦絕事
宜 朝廷用其策兵至則芻糧已具士卒用命捷奏蒙賜金織
文衣一襲寶鈔二千貫以旌其勞公有治才遇事裁決從容不

動聲氣事無難易無弗辨者顧故多訟民莫能欺若豪猾吏胥
皆斂手以服人至于今稱之既致仕躬治家政益有條理而節
儉簡靜人莫能及雖老猶善談論每舉一事纒纒然始末不遺
往往以居官之法為後生輩道之皆可持而行也蓋公自入官
以來凡六十年而家居半之康強自適福履加厚有子餘慶再
登甲科以司空屬考最復蒙恩進階人以為公榮於是餘慶卜
公卒之明年十二月二日葬于武立鄉梅林先塋以予為同年
俾書墓上之石予念平生數拜公堂上辱誨言為多則於公之
葬固不能已于言也乃不辭而書之公娶鄒氏故贈監察御史
某之女有賢行封恭人先公數年卒有子二人長即餘慶以河
南布政司參議致仕娶劉氏次餘祥長洲縣學生娶俞氏女三
人長適南京都察院理刑知縣杜啓次適劉奉次適劉嘉緒餘

祥與劉氏女皆妾段氏出孫男一人永齡女五為之銘曰

侃侃顧公蚤以文顯

英皇之初甲科則踐詞林宿畱才蓄

不施專對之美惟小試之乃陟憲臺以繩以糾直指一方吏民
奔走民有失所我其舉之吏有不職我其沮之赫赫之名聞于
朝著予之臬司何奪之遽章貢之間郡事為繁公往治之不見
其艱引身而歸年未耆艾有子繼之我事已代考公入仕五紀
于茲孰不入祿如公者誰嗟哉吳中實多壽考自公云亡今復
何有梅林之墟築此幽堂有厚德者百世無傷

明故朝列大夫湖廣承宣布政使司左參議徐君墓碑

銘

君姓徐氏蘇之嘉定人也曾祖公行祖以宗皆不仕父瑄以高
科仕至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以其官贈錢宗其娶恭人王氏生

君諱暉字以質少入縣學與諸生處能除去富貴家氣習謹飭如寒士數舉于鄉不偶從貢例入京天順壬午竟登順天府鄉試成化己丑擢進士第觀政都察院初授南京刑部某司主事累陞本司郎中丁母李恭人憂服除擢湖廣布政司左參議君在刑部最慎獄事不肯以深文入人罪寬抑者時有平反尚書太原周公特稱許之及在湖廣益以簡靜自守所至事有便於民者輒行之嘗督運邊餉出納之際能除宿弊而事無後期人方望君再進而君述職于朝事有不樂遂陳于吏部求去矣人皆惜之既歸日與賓友相娛樂諸子更孝極甘旨之奉與其弟以德尤相友愛良辰勝日燕游歌詠不復知有市朝事其樂可謂至矣然嘗曰吾藉君親之恩得至今日使不知足其犯老子之戒乎因自號足菴以見志弘治丙辰五月二十七日俄以

疾不起春秋六十七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邑西先塋之次君娶封氏封宜人子男四湏太學生漳縣學生沛儒士灌尚幼女二長適太學生楊稹次在室孫男五倬僑侃某某前葬湏等緘服持邑儒浦東白之狀泣拜于門曰先人仕亦顯然未能展其志願得銘于墓碑以彰之予辭不獲則諾而銘之銘曰

距吳之東曰有壯縣萬室聚居有族惟行越自偃王開國于徐支分派別膠城是居惟都憲公起于邑內厥美濟之再世克類問其邑人克類如何發自鄉校爰登甲科乃啓刑書為司寇屬詳審求生不易其獄乃擢藩佐以牧楚邦疾苦在民我其與攘公事未終獲我私願故第大開樂我賓宴飲斯歌斯子弟在斯大君之賜先人之遺先人之遺亦有身體全而歸之手足可啓松柏鬱鬱高墳巍然從我先人葬于茲阡春雨秋霜益樹益築

子孫方來顯仕宜續乃琢貞石勒此銘文以順孝思告于幽宅

明故嘉議大夫應天府尹高君墓碑銘

弘治戊午十一月八日應天府尹高君以暴疾卒年五十七

上聞訃命官諭祭營葬悉如制於是其子節上京以葬當樹碑

墓道謂予與其父同郡又同年持狀踏門泣請造文以刻予以

無暇固辭不獲則諾之君諱敬字德廣姓高氏蘇之崑山人累

世晦蹟無顯者惟積德久始發于君初其父祖見君資美謂必

振其家擇經師遣從之游弱冠學且成充縣學生成化辛卯鄉

試中式明年會試復中廷試蒙賜進士出身乙未授禮部主

客司主事戊戌陞精膳司署員外郎辛丑陞本司署郎中數月

實授丙午擢順天府丞弘治辛亥丁外艱服闋改應天府丞丙

辰再擢府尹君在禮部時數奉使于外當今上初立為

儲副命頒賞賚南京承接上下儀度雅飭文武大臣咸器重之

再遣遼府行冊封禮還復賚銀幣賞大同將士之有軍功者

南北跋履未嘗寧居會有府丞之缺吏部以君有年勞推擢陞

任時府事方殷佐治不倦及今上即位耕籍田君執事恭

謹禮成賜宴人以為榮畿內飢具疏言民流亡狀乞發內帑

白金五萬兩賑濟詔如其請民賴以甦者甚眾鄉試為提調官

已而行考察法黜陟屬吏惟公及為府尹政務填委以次裁決

畢即欲以簡靜治之或勸以都下非外郡比自古尹京者必嚴

厲明察始稱其官君笑曰任吾性而已公退輒與賓客讌飲如

平時久之吏樂其簡民安其易府中殆無事君美儀觀襟度疎

潤不立厓岸與人處杯酒談笑歡如也篤於孝友母弟為人贅

壻而卒養其孤寡于家至宗鄙貧乏輒有所濟嘗以強恕自號

足以見其志矣。曾祖貴祖達以高年授冠帶，父霄以君三載考最，移封順天府。永母蔡氏封恭人，君娶王氏封宜，人生一男即節娶周氏，一女適楊瑗，側室鄭氏，劉氏生二男，某某三女，適嚴厚，戴德歸漢女孫二，長適盛，有循次尚幼，君之卒，諸子奉母于家，於是鄉友令管參議琪時為禮部郎中，及王御史倬與其弟主事秩相與治喪，發其篋，無以為斂，其僚友呂府丞獻等咸賻之，始克歸其喪，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本縣某山之原，既葬，節以被卹典詣闕謝，已來申前請其狀，則管君之所造也。乃按而序之，為之銘曰：

偉矣高君，白晢而豐匪豐，其貌惟量之容，凡人可親，亦惟樂易，持以治人，人亦以治，赫赫南甸，實古錫京，官府參錯，民庶豐盈，文移旁午，日多留務，京尹居中，仰承俯顧，爰以簡靜馭其繁，雄

治道所貴，吾師益公曹參治齊，曾不事事，有言事者，直以酒醉後世取法，庶事必噤，吏樂民安，齊國庶幾，古亦有人發奸摘伏，身其遭凶，民不荷福，奄然逝矣，都人之傷，京尹何在，客來治喪，篋無遺財，幾不能斂，生不苟取，死亦可驗，有賻有贈，喪舟克還，朝廷念之，卹典斯頒，崑山之墟，乃鑿乃築，鬱鬱松楸，恩光下燭，學已行志，仕不近名，獨不終養，其目未瞑，作此銘詩，刻石墓道，後有過者，託此以告。

明故中順大夫浙江温州府知府文君墓碑銘

温州知府文君以弘治十二年六月己未卒于官，其年十二月丙申歸葬于吳縣梅灣之原，君所自卜地也。將葬，其二子奎、璧具書并事狀來請，墓道之文，予發書歎曰：君與予相好，久嘗約晚歲歸老，吳中當尋山水之樂，以償平生之勞，今吾歸其時矣。

而君先我以逝則所與同樂者何人哉且君與人處雖笑謔中
多直言而無隱情則所以資益我者又何人哉以是久不能執
筆而其弟監察御史森來告曰吾兄之所望在此嗚呼豈吾忘
情於良友者終無以慰于地下哉君諱林字宗儒文氏其先蜀
人五季自成都徙廬陵宋有諱寶者爲衡州教授始家衡山於
信國公天祥爲叔父與通譜後兵亂譜亡莫能知其世次在元
曰俊卿以武官起爲鎮遠大將軍管軍都元帥佩金虎符鎮武
昌生五子長定開國初從高皇帝平僞漢終荊州左護
衛千戶次子定聰選充散騎舍人後爲湖廣都指揮蔡本贅壻
從本守蘇州不歸而蘇之有文氏自此始定聰生惠惠生洪涑
水縣學教諭洪生君幼傳家學成化戊子舉于鄉壬辰登進士
第初知永嘉丁父憂服除改知博平召爲南京太僕寺丞稱病

去久之始起爲温州君居官善察人情遇事剖斷無滯永嘉邑
大初至日理訟牒千數皆得其情民知其明決也雖家人細事
悉來訴者父老以勞神勸曰縣令如家翁細事不當親耶居數
月凡民間丁產訪知已悉差科輕重皆手自編定吏不得爲奸
而民帖然以服負山居民自恃險遠終歲不服役乃令父老好
言諭之民相語曰文公非舊令比自是率如期至邑有好民數
輩習訟喜訐慣持官府短長至殺人無敢問捕之悉置於法其
一尤奸者益附中官聲勢可畏君始至廉得其狀若無聞知者
其人謂君無能爲也縱弛如故俄白于憲司官言所以當治其
人者憲司官以彼有所附難之君不顧以計召其人至出訟牒
一篋示之其人駭服即縛去再宿竟死獄中浙東列郡皆稱快
邑竝海多盜捕之輒匿島中一日召健卒授以方畧悉獲之上

司論功當賞辭曰此令職也且邑有盜而捕何功之有鄰邑以銀課不足中官派償督責甚急曰銀非土產吾民何辜與償且山澤之利責其所有使不足則常課亦當免況吾民乎竟已先有爲郡者民相訟難決使誓於神民益惑有事惟神之聽乃籍諸神祠不在祀典者悉毀之里爲置厲壇曰此 詔令也更取藍田呂氏鄉約附以時宜使父老立鄉社行之月朔則躬往講禮間詢民間利弊人人得盡所言其意甚衆欲正風俗興禮義以化導其民在永嘉者幾四年治行爲浙江諸邑最博平事簡事畢輒入學宮與諸生講業以學宮在郭外隘而卑濕始擇地而徙之諸生欣欣翕然向學明年秋遂有舉于鄉者蓋寥寥然六十年矣更考鄉賢孫直講頤而下作祠學中祀之嘗行視四境見其外隆而中窪潞水爲民患乃浚河道凡四十里水始洩去

民得安居又民苦歲輸納 王府糧言于長史司不聽乃上疏極論其弊仍乞治暴橫者罪或謂 宗室不宜論列禍不測笑曰吾爲民寧能顧利害哉後 詔令有司自行徵收如所奏地產美梨有持獻中官者中官令民納以充貢曰梨於民何濟使歲爲例其何以堪俾悉伐其樹中官大怒會吏部以公政績卓異奏召當擢憲職適讒言至竟授太僕寺丞于南京曰寺丞非官乎至則以馬政久弛銳意舉行抉剔蠹弊奸吏始無所容僚長有狼狽者正色與辯卒亦信服奏按南京將官及有司養馬不遵舊制者數輩於是人始知懼而事集今上登極君奉表入賀陳言聖政十事多見施行間又條陳數事于 朝謂江南牧馬草場數千頃爲勢家所侵而馬無所養南方歲出馬二萬疋徒勞解納而邊境不獲用皆當究其實繼又上三策極言利弊

所當興革者奏下竟從其一又以有司所祀馬神瀆禮不經宜
令改正亦從之嘗以公署在滁陽而每歲印俵馬駒官吏胥長
悉集于此殊為勞費請以寺丞分詣各府人以為便故事馬數
不得刷卷曰豈有無文書而能稽較者始令州縣治文書必精
而其數始莫能隱他所舉行者尚多大臣多躓之然亦有嫉其
喜事者遂移疾去及丁內艱家居者七年會温州守缺知者交
薦于吏部以君為宜 命下具疏懇辭不果於是去溫二十年
人思之未已及復至相率走百里外迎拜于前至則首省重役
疏滯獄更增修鄉約為政大率如前時復令各里立代書辭狀
之人以減獄訟設互相覺察之法以免盜賊嚴育女蠲役之條
以重人命建軍衛立學之制以廣文風至於迎春鄉飲之禮悉
正其失一歲中凡七上疏皆言便民事民方賴之俄而疾作遂

卒闔郡非思如失父母君居官尚廉潔尤善防閑自為令事上
官執禮必謹至論事侃侃務盡所言或忤其意不顧及臨民惟
恐傷之苟有疾苦必為除去之乃已平居與人言開口輒見底
裏或人有過面攻之若故舊蒙必周卹其孤寡曲盡其意而於
後輩接納獎勵惟恐不及其心之厚如此更好交游對友談笑
盡歡而於山水登覽不厭為詩文明暢有新意不蹈襲所著述
多成編其學自堪與卜筮之類其說皆通可謂博矣君之父涑
水君以君貴贈南京太僕寺丞母陳氏贈安人繼母顧氏呂氏
封太安人娶祁氏贈安人繼娶吳氏封安人子男三人曰奎曰
璧俱縣學生曰室尚幼孫男三人女三人銘曰
文以武仕顯于前元虎符煌煌出鎮雄藩終顯以文自來水君
君為之子家益有聞早登甲科軒然不群始仕于外或易而侮

孰測其中經畫毫縷民有未安以手摩撫南北異宜此家彼戶
豈不懷仁皆曰文父頌言百少讒言一多太僕南遷意孰與阿
益勤厥事馬政無頗使就憲職當如之何終惠于民寄以劇郡
文父復來拯我窮困爾痛爾瘡家至為問昔時于溫恩澤已浹
今也溫人罔不沾潤海山之陬有異鳥來我當其凶勿為民哉
民曰公死我寧與偕莫救其身闔郡同哀歛金助喪以授其子
稽顙辭之無以為此吾父生廉顧汚其死爰考遺事尚究其志
將使勲名流于百祀胡車之行輾折于軌傷哉中道重載是委
尚安于茲有佳山水樹碑于墳以播厥美

明故奉政大夫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金府君墓

碑銘并序

弘治十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政大夫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

郎中金府君以致仕終于家享年八十二府君浙之鄞人也諱
亮字克明自其大父榮以上皆不顯父暹以府君貴累封郎中
母曰宜人胡氏府君為童子時非特以穎敏稱里有學佛者頗
知書府君嘗受業他日讀孟子至墨者夷之章歎曰吾師其人
也吾學孔孟之道顧為其徒可乎遂舍之去更從儒者游人已
竒之稍長適郡中選子弟充生員時多不願入選者府君自言
于郡守守愛其有志特給衣服費遣入學勤苦不舍晝夜習毛
氏詩不三年盡通其說正統九年登鄉舉明年擢進士第試政
工部奉命湖南為襄王府營葬事竣始授南京行人司司
副司事簡府君得肆力于學開門授徒日為諸生說詩言必據
理文必合制一時去而取高科者若陸詹事簡沈憲副庠而下
凡數人秩滿擢武庫郎中武庫兼掌諸司隸人人歲例出白金

若干兩供官負柴薪勢要不問有無輒先索去卑官貧乏所得
顧後府君裁之俾皆以時得人無敢議者俄丁外艱去再丁內
艱服除遂不起家居無事日與諸耆碩為會以樂蓋歷三十年
以壽終于正寢府君為人有厚德在兵部時僚友當入朝行
大慶禮屬有瘵疾難於行府君慨然代之其人竟卒臨終歎曰
吾非金君為道路之鬼矣平生持已嚴而不迫待物直而不絞
居官則盡心於公務處家則遠蹟於公庭人苟可交雖遠必親
故賢者董其德財苟當用雖踈亦予故貧者獲其濟尤好激引
後進至於族人之可教者多躬自指授如淮安通判淮某學訓
導浩皆其姪也相繼以科貢成名府君娶張氏贈宜人繼陸氏
封宜人傅氏以子洪貴封太孺人子男三長即洪監察御史次
潛次瀾女一適寧波衛指揮僉事魏政封恭人孫男六某某女

二長適楊美琚其一尚幼洪奉命出巡聞其父喪入朝領
檄將歸守制來告曰洪不幸罹此大故今當治葬惟吾父官五
品謹按令典得樹碑于墓敢以狀上願書其文畀之予嘗主
試文場洪為所取士及洪初知天江又為鄰邑知其善政為多
今又以才御史稱于憲臺人謂其固能自立亦其父之教也乃
序其事而銘之府君葬于鄞之上儒山葬之日則卒之明年某
月某日也銘曰

南有鎬京實多畱務惟夏官卿屬有庫部孰從甲科擢居司副
美矣金君當此賢路君在童年其志已奇執卷感悟豈背其師
入仕則優學惟其時以我所得弟子是資庫部皆勞獨有餘
吏退嗒然莫展才具吾食君祿其祿則豐吾居君位其位
亦崇弗畏入畏當保其終鄉明憲熙黃髮諸老相慰以言公歸

何早琴奕是娛酒食美好目目佳兒繡衣煌煌託以宦業誨言
勿忘八十餘年曰考終命彼舍往者糜滅已聲或哀而誄或挽
而歌鄞山有石工則與磨考車載書潛德斯顯爰塞孝思不廢
令典

明故朝議大夫南京國子監祭酒劉公墓碑銘

南京國子監祭酒劉公卒其子翹告哀于朝公官四品於法
當得諭祭而已天子知公居官得師道特命工部令
有司造墳安葬蓋異數也翹以予為先友知公最故且深來告
曰上之崇重師儒至矣不有文詞刻于墓上何以表著先
德以副卹典之盛乎幸念之在成化壬辰擢進士第者二百五
十人蒙賜及第者三人予與公及莆田李士英後數年士英
沒獨予與公在然皆老矣又而北相望不得朝夕見今公復至

此予將何以為悵耶公之葬安敢無一言特念同年湘謝殆盡
不獨公與士英感歎之深不能成文耳雖然予既後死將誰委
之公諱震字道亨自號勵齋世為吉之安福人曾祖迪忠以季
子安止貴贈翰林院檢討祖燾昂隱居不仕博學工詩考德望
以公貴累贈右春坊友諫德妣曠氏贈宜人公幼即知好學生
六歲其父遣從叔父德育受業出就數里外蹢蹢然挾書以往
不以遠辭凡其父遺書訓教藏置惟謹長入縣學為弟子天順
壬午登鄉舉及會試屢不偶人為公淹滯惜則愈自奮發志不
少衰竟擢甲科高等初授翰林編修秩滿進侍講弘治戊申為
今上之物會國子缺司業吏部求其人不得乃擢公右諭德管
司業事秩將滿始再擢南京祭酒益又五年以病卒公為人氣
剛而色毅言直而情真與人處不詭隨遇事不合於理喞然不

從人有善輒稱之不善必斥之不容見朝士好進取者尤薄其
為人故公居官始終自守竟老于監官而無援之者其為教以
身率先諸生不少縱逸日課季試必嚴而公至于歲遣歷事諸
司人無敢紊其序者其居師席望其容貌若不可親然篤于恩
義見寒窶者多周歲之南監廬舍歲久甚敝節縮公用修治殆
徧諸生條其學政相與作詩紀之其放恣不率教者則造為謗
言以騰于外及公卒猶有作詩以辨誣者則公是有在而君子
始益信其為人之賢矣公在翰林當會試兩為同考官廷試
掌卷經筵展書昆為盛事及初擢監官適今上視學蒙
與祭酒賜坐堂卜公次當講易詞義明暢上為聳聽翌
日被賜襲衣仍敕宴于禮部人以為榮遇平生文思敏贍
下筆數百字不蹈龍陳言所著有稿藏于家娶歐陽氏有賢行

封直人子男四曰翹楚軒騰翹縣學生軒先卒女三人長適于
戶彭勉勳次適學生王褒彭玘孫男八人曰恩憲愈惠愿感憲
愍女三人公卒以弘治辛酉三月二十四日享年六十八以卒
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某山之原銘曰

侃侃劉公抗顏為師國學設官淑匪人私昔自翰林往佐以教
勤勵率人諸生是效南雍再擢師道益嚴朝暮鼓鍾步履相御
建此良規有國之始既歷十紀舉而不弛人材振作匪徒效
焉心誠服之樂公教焉六館訢訢方竊相慶相向以哭吾道有
命人與道亡命如之何惟其名存所得已多帝念師儒界
以卹典寵異于常得之亦鮮安成之野築此幽堂必有鬼神
呵護不祥以責其先以裕其後載述平生刻詞不朽

明故奉政大夫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蕭公墓碣

銘

成化辛丑工部員外郎常熟蕭公擢提刑按察司僉事提學雲貴將受璽書以行有日矣適中人以私憾故讒公手

上者賴 聖明保全卒與僉事貴州特罷提學嘗嘗時公已講疾便道行至家僅數日而卒是歲十月二十八日也年五十三公諱奎字漢文姓蕭氏其先有諱某者從宋南渡來常熟家焉三傳曰順之為公之曾祖祖曰安道業儒尤精於地理家之說父鳳儀穎敏有文早世公生三歲而孤母周氏守節鞠之而卒成立之者仲父鳳鳴也少入邑學後以太學生中成化壬午順天府鄉試王辰登進士第初授工部都水司主事督造運艦淮南三年老最獲贈父如其官母號安人迨還京復督修太倉尋陞員外郎公少喜問學晝夜刻厲人不能堪而愈久不懈竟以

成名及居官尤稱勤敏工役紛紛夫嘗以勞自弛於是吏部以公困於俗務非宜薦居外臺委以文學之任人方以為稱而公以剛直取怨幾陷於罪矣公平生事母甚孝仲父嘗患癰親為拭膿進藥左右扶持不踐寢室者踰月教其弟塾及其諸子嚴而有恩與人交重信義或其人雖死猶為致力以保護其家不已妻龐氏封安人和柔貞惠與公處甚宜而撫其庶子綬相維三人更慈安人生女一嫁趙金後公七年以某月某日卒年五十葬合公兆物公將卒語其弟君子宜求五銘墓塾乃使人來請及是綬等復以書來曰吾母不幸又沒將葬矣惟憐而畀之予瞿然曰漢文吾知友也忍負其言終無銘以慰于地下乎銘曰

學優而仕仕尼而止孰為之尼我惟剛直雖晦其才實彰其德

驅車何遄我疾則纏欲知其然命也在天從我之先歸全斯阡
朝請大夫贊治少尹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同知侯

君墓碣銘

成化戊戌河東陝西都轉運鹽使司同知華亭侯君得致仕之
請時年五十九後十年會 朝廷上 皇太后徽號推恩臣
庶以其子直仕于 朝當受封典獲進階朝請大夫贊治少尹
已而直復用 詔旨歸省而君先以疾卒嘗于未七月三十日
也享年六十有八君諱盡字進忠姓侯氏其先汴人也從宋南
遷始居松江故今為華亭人高祖道元當元季兵荒好為義事
曾祖彥才祖世隆考圭竝以隱德稱母盛氏君少游郡學廬陵
孫先生時為教授命作無極太極論文成理致粲然甚見稱許
正統辛酉中應天府鄉試屢試禮部不中景泰乙亥竟從吏部

選尚書泰和王公見其文歎曰子何乃不得第進士耶擢宣策
一授襄陽府同知君至以屬吏不知為政取前元張文忠公三
事忠告刻木傳之痛抑豪民為襄王所知厚加禮待三年俄丁
父憂服除改處州州號難治屬邑龍泉慶元居民盜擊銀鑛恃
險為亂鎮守中貴人欲請于 朝盡勦絕之君言此州民常懇願
往諭之用其言民皆散去竟無事秩滿乃擢都轉運鹽使司同
知鹽池無垣諸無賴相率持兵械入池恣取往往爭奪殺傷有
司莫能禁君上疏陳其弊 朝廷命御史一人巡視而人乃知
懼仍用其說築垣以闌人蹟垣廣袤百二十餘里外鑿濠濠外
復築堰以防水患周垣建鋪舍二十四以居邏卒復創分司二
於池之東西功畢而鹽筴頓革先時池旁居民每藏私鹽窖中
以牟大利君諭以利害民爭自首悉歸所藏于官自是鹽法大

通商賈益至邊徼多儲蓄歲省轉輸之勞又歲嘗大雨池水泛
溢鹽無所出君率寮屬致齋七日禱于池神明日天霽而其旁
數里雨如故人以為誠感益君居官二十餘年盡心職業未嘗
有過年未六十即自引退又可謂難得也已君事父母盡孝游
太學時值正統末京師有警知其親之念已欲得歸省請于祭
酒蕭公公不可君力請而歸及既貴垣以祿不逮養為恨友其
弟尊能讓遺產與之教諸子誨諭諄切鉅細不遺至與人交坦
易不變尤好面斥人過人多敬服之其為學務博覽亦多著述
配沈氏有賢行先卒初以子方貴封安人後從君贈恭人子男
五長正次方湖廣提刑按察司僉事次平郡學生次即直刑部
主事次朋孫男九僕儀儼倬份偉僖份某女四長適戴恩餘在
室君與山西副使朱公瑄江西參政盛公綸為中表兄弟文恭

甚至盛公沒君哭之慟及是君沒朱公尤哀悼之乃為狀授其
子正等於是直來給部符將歸守制以予有斯文之雅泣告曰
不幸先君棄諸孤卜葬有日矣敢以墓上之文請幸憐而畀之
予曰唯唯乃據其狀序而為銘銘曰

維侯之先從宋而遷松水卜居殆數百年烏泥之涇來自唐鎮
世濟隱德發于後胤維朝請公仕以學優惠政及人兩佐大州
國計所資民不煮海相奪且傷孰為之宰乃擢運司有疏具陳
朝議躓之直指出巡隱然高垣竝手以築商賈集焉邊餉斯足
曷不久任遽引其身俯視無憂家有朝紳昔時甲科今遺其子
俄涉崇階曰有詔旨孰不富貴考終則難孰不壽考嗣後則單
藏茲維深刻石以表百世之餘識其宅珽

明故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吳君墓碣銘

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吳君以疾乞歸歸至德州南四十里卒于舟中適其弟鄉貢進士瑩護行爲治歛具其配汝宜人方來視疾顧遇其喪痛恨不及見挈其遺孤同還白于其舅卜日以葬謂當刻石墓上於是其仲弟訓術瑩託公事上京持鄉貢君之狀來請蓋自君之訃至朋舊有不忍聞者而予尤悼惜不已其父且老一旦失此佳子又何以爲懷耶吾知君目不瞑不以遺親之憂之故耶而况藐焉一子所以繫其心者又何如耶俯仰上下有不可死者君何以至此耶君之爲人不宜至此而卒至此者又何耶君性坦易與人言即吐肝肺無隱藏凡矯飾欺世之事不能爲也自爲諸生已有才名游太學故祭酒晉陵王公素待下嚴獨愛君他日尚書三原王公巡撫江南問士於晉陵公即舉君以對試與論議民事喜曰吾友奇才也及在兵部

尤爲今少傳鈞陽馬公所知以君敏而能守常有推薦意而君不幸病矣君諱瑩字汝礪出吳江名族幼則好學父母憂其質弱不能止稍長徧從良師受經與其弟瑩竝以文名于時同輩推讓以爲不可及竟以縣學生舉於鄉成化丁未登進士第觀政工部遣爲大臣管葬俄聞母喪服除初授兵部主事分掌武選陞員外郎再陞郎中始專掌武庫治事如家竟以勞得疾葢居官僅八九年止四十八卒之日爲弘治己未某月某日也以明年某月某日葬于祖塋之側曾祖曰爲祖曰效皆不仕父曰璩有文行累封武庫司郎中母李氏累贈宜人君娶汝氏南安知府訥之女累封宜人子男一妾顧氏出三歲竟夭汝宜人奉其舅命以瑩之子某爲後女一人贅陶煒君爲子所取士念其止此宜爲銘以慰之銘曰

身不自愛而愛其官嗟有守之必盡求此心之所安惟心之安
惟名之完君子之終尚尋其端凡生者之臨穴其拭淚于斯言

家藏集卷第七十六

匏翁家藏集卷第七十七

神道碑銘七首

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林公神道碑銘

天順丁丑 英宗皇帝既復位庶政更新尤重守令之選有

詔吏部即廷臣中推擇其人於是刑部右侍郎林公以監察御

史得知鎮江及行特命陞辭如方岳官禮更召至文華殿親加

獎諭復賜宴闕下且給楮幣為道里費皆異數也公感激奮勵

至則數舉善政專以安民為事故吏部尚書崔公方巡撫其地

欲別鑿運河以避江行之險公不可曰古運河固在可即此浚

之非特省民力而已用其言時皆稱便公既不以簿書自懈而

尤謹於禮法事上甚恭不為時俗趨諂態文移偶誤或令自劾

免罪卒不從其自持如此在郡五年民晏然以樂巡撫都御史

幣誤獎

劉公以鎮江不足勞公治奏更蘇州去之日父老送之爭願畱
公履懸于府門公謝以非禮乃已蘇事劇公精勤益甚訟牒滿
前剖斷緩急各有次第有好訟者故淹之獄中以困苦之既而
事簡以其暇日入學宮進文士講業若無事者公既望重于時
久之人皆信服曰公非俗吏也 憲宗皇帝之初以政績累
著特擢江西按察使江西訟益多治之悉得其情嘗有犯大辟
賂達官求生者公不為動執之愈堅俄有廣寇踰嶺行劫贛之
龍南信豐二縣勢熾甚同官方欲為避難計公慨然約武臣調
兵勦之寇聞而遁廣信人妄傳妖神誣惑鄉里公寘其魁于法
仍榜諭其衆傳者遂息進右布政使踰年轉左布政使政令所
及人益訟其賢 朝廷知公可大用召為南京刑部右侍郎屬
吏素知公名爭自修飭雖容長亦嚴憚之丁內艱去任吏部計

公服闋數擬進用竟改刑部右侍郎持法平正屢與同列忤至
權要請託不行積怨已甚亦不卹也偶被疾少間猶風興而朝
退而治公事如常時其勞瘁已甚竟以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八
日卒享年五十四公貌莊重眉目秀偉望之聳然平居對妻子
無惰容見小吏必束帶性更孝母夫人嚴厲聲色稍不和輒跪
以請罪延接士大夫禮度雍容見後輩可教必加獎進後多顯
于世自少嗜學公暇輒手一卷不釋凡古人議語往往成誦作
字雖率爾亦楷正不苟為郡多正繆俗鎮江祀漢隱士佳光為
冕服象及左右侍衛如王者公以為非法始易去至蘇且易從
祀孔子諸賢塑象為木主及秩鄉賢祀典次第先時歲迎春于
東郊百戲前道觀者塞途公悉屏不用識者以為合禮公諱鶚
字一鶚其先為蒲陽林氏出唐金州刺史嵩之後五季徙台之

黃巖今黃巖所為太平縣故為太平人自宋歷元業儒不顯入國朝子孫始出取科第多為名宦公之曾祖諱養民不仕祖諱廷璿父諱純江西湖口縣學訓導祖父竝贈通議大夫刑部右侍郎祖妣章氏妣趙氏竝贈淑人生母程氏封太淑人配王氏封淑人子男二人長萊先卒次薇女二人長適鄉貢士趙宗賢次適葉聰公之卒 朝廷既遣官諭祭治葬如制後十六年復命其子薇為國子生於是薇來告曰先人墓道未有銘文敢請寬自為諸生蒙公知愛公之平生實知之謹述其大畧而為之銘銘曰

惟林之先世家于閩曰刺史高實為唐臣迨遷黃巖隱久而發乃多聞人顯庸不乏以至於公力學自許有光其先甲科繼取公在家庭為賢父兄舉動有則昆季是程公在 朝廷為才御

史忠言屢陳不舉細事公在州郡為賢牧守自潤及蘇譽者一口乃長藩臬乃佐秋臺 天子曰噫曷遲其來來則遲矣其逝何速孰讞而明國有刑獄人亦有言公非法吏儒雅有文恭謹有禮公則已逝不逝者存歲月愈邁賢名在人美謚不加有司之失何以發潛史氏有述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蕭公神道碑銘

弘治庚申南京工部尚書蕭公以老疾上疏乞致仕

上知公賢不允所以慰留者甚至閏二月疏再上其詞加切始允之特 命乘傳還鄉仍令有司供食役之用從厚亦異數也公望 闕感激曰老臣死且至矣 恩典若此將何以報之抵家之明年疾復作竟卒實辛酉三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八諱禎字彥祥姓蕭氏世家吉安之泰和為著姓邑中稱仕族入

國朝仕者不絕然無甚顯者公幼失怙生有高資能自奮於學期必取科第游學于外族人有隸尺籍于蜀中者往依之學成弟子多從受業然益困無所遇倏然西歸舟行峽江偶隨深淵中自分必死矣忽若有物扶其足而起適得漂櫓負而登岸人異其事謂公後當顯竟以儒士舉于鄉天順甲申遂登進士第成化乙酉授南京刑部貴州司主事已丑陞湖廣司員外郎治獄明決爭訟者一訊輒得其情據律剖斷庭無留獄人皆稱之壬辰擢湖廣按察司僉事分巡一道明決如在刑部時所至郡縣興舉廢墜尤好獎進人才敦勸民俗不專以簿書為事俄苗寇竊發詔出兵勦之文武大臣或不相能公適以事在軍中曰自古未有大臣不和而能成事者況用兵又事之大者乎為反覆開解大臣感悟寇卒平公當紀功則有以婦女首級徵功

者辨其偽斥之及奏捷加四品俸吉王建國長沙公復督工役一時夫匠被人擾害者賴公以安巡按御史累奏公治績辛丑擢本司副使丙午再擢按察使於是蒞湖廣者歲久治績愈著名益起明年遂遷河南左布政使至則宣上德究民隱尤不肯以公錢曲奉權貴人人以為難戍由為今上初年會陝西缺大臣巡撫朝廷即以公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賜敕得以便宜行事陝西當凶荒之餘民初復業公如意安輯流移者益至乃內務蓄積外為備禦兵民晏然西方殆無事歲當慮囚得可矜疑者悉置輕典奏上囚多免枉死公作全命錄以著朝廷欽恤之意然是時一裨帥犯法素有聲勢為請託者多卒論如律復以平寇功蒙恩有文綺寶鈔之賜辛亥遷南京工部右侍郎甲寅改刑部丁巳始有工部尚書之命南京為

舊都凡壇廟宮闕城垣橋道歲久漸圯修治無虛歲公計夫匠量材物役用必當未嘗妄勞費權貴人有乘時求利者往往無所得每土功告成輒蒙恩賜以酬其勞上將久任公甫三年則公以老疾去而卒矣曾祖廷翁不仕祖維翰考楚紳皆以公貴累贈資善大夫南京工部尚書祖母袁氏母羅氏皆累贈夫人公有兄二人曰彥亨彥清俱出前母歐陽氏及羅夫人生公憐其幼弱析與田產特厚後夫人卒公尚少悉讓還二兄取舊券焚之親黨若故刑部尚書劉公廣衡而下率譽公以爲不可及公壯且貴痛念父母不及祿養過坐域輒慟哭如物喪念叔祖志翁無後坐域蕪廢爲修飾而歲祀之居家作敦本之堂及置祭田以供合祀祖先之費至於處宗族待故舊其心必歸於厚也若其歷官四十年田廬僅足服食不侈於物無所

玩好公稍暇惟讀書賦詩而已其德之儉又如此娶同邑太原周氏累封夫人有賢行爲公屢納妾無子公乃以兄彥清之子弼爲後弼以公蔭爲國子生孫男二曰益曰善女一許嫁曾某公卒後弼來告哀上復念公諭祭治葬皆如卹典將以壬戌某月某日葬于里中把塘其地公所自擇也今都察院左都御史戴公工部右侍郎張公皆爲公同年知友弼往告曰先人於法得樹碑神道敢圖所以刻于石者張公乃爲狀授之而戴公則率之來請予謝無暇而請之益力爲序而銘之銘曰古有蕭氏著稱于時昔自瀘源徙家龍陂延歷數世如木分支載培以溉始大發之惟大司空爲時偉器孤童業儒志向已異宦學有成豈假人致登名賢科起家即吏法家者流刻而少恩哀矜勿誤如切吾身歟歷所至濟以慎勤凡吾所馭莫匪斯民

名與祿崇德及位顯畱務則多志克大展疇咨若采古難其才
工役屢成山有餘材西望大江浩然去志公身可扶何隔斯世
帝念老臣 恩典嘗頒不終享之已蓋其棺陳其牲醴治其塋
域 邦國之典郡邑之職嗣續有人喪服纍然以弔以哭賓客
連連 國無耆俊鄉乏名賢何以考之刻石于阡

明故太中大夫資治少尹山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
參政致仕祝公神道碑銘

祝之先蓋以太祝之官為氏或曰出黃帝之後以國民春秋時
稍見於鄭衛漢有九江祝生宋多名士而江閩最著逮元有曰
碧山者自松江來為海道都漕運萬戶府經歷陞平江路總管
英邁有文卒葬吳中子九鼎遂著籍長洲九鼎生子潛子潛生
景章皆不仕景章生煥文材敏行修在 國初以贖疾不在察

舉惟務樹德是生公公諱顯字惟清少有大志以治易名郡學
中為諸生師然不喜躁進有司屢勸駕輒不行宣德乙卯領鄉
薦猶不赴省試正統己未乃登進士高等時 詔大璫察進士
中有聲者四人教內書堂小豎衍邀公入閣下公初未知其故
比至乃將試以詩而去畱之公不應而出既而選授行在刑科
給事中務持大體雖多彈劾不肯訐人閨門曖昧嘗受 旨密
察在京寺觀無賜額者有青龍寺極弘麗僧言某巨璫以
密旨所建詞色倨慢公不聽立請毀之丁卯副駙馬都尉石公
璟封荆世子及都昌王二妃無幾丁內艱歸適有土木之變
景皇帝詔奪情以都御史起復不奉 詔服除乃復前職尋陞
山西布政司左參議專督糧儲時大寇之後倉府空竭飢民流
散而兵輸方殷公晝夜規畫招亡拊存因時立制凡征斂出內

條法委曲不加賦而公私皆給由是廩庫充實朝廷
不他遷賜誥進階朝請大夫贊治少尹本司右參政
仍專糧事如故公以晉俗少文思振以儒舉禮義興學校無
所不至臨汾陽曲二文廟聖賢塑像印金元遺制左衽乃更正
之爲文釋奠以謝不虔阜陶祠墓在洪洞其傍近地里傳舍舊
皆以神名名之乃葺基建祠題曰有虞士師祠而禁止觸犯入
作二賢祠于聞喜以祀裴晉公度趙忠簡公鼎新明道先生祠
于澤州以伊川先生及郝左丞經配廣選俊秀以充生徒下教
周密大意謂教人與治人不同貴在隨材成就必令條品資質
以爲程課庸下者毋強以文辭第使學書讀律異時不失使任
正冠服飭威儀勤察試親爲講授諸生呼爲祝夫子而不官後
多成名爲顯輔者公吏學精甚律令條例通練如指掌疑情

獄立能剖決而又明慎矜恤每多平反天順丁丑汾州妖人作
亂僭稱李天王羊號天福公聞變飛檄戒守禦嚴備毋輕動自
戎服馳赴之既至賊就禽纔十六人餘皆脇從而所攀援逮千
餘人三司皆不敢簡別公曰千人同謀胡不待聚而遽發且吾
等旣不能戢惡而顧又戕善邪不可衆曰然則祇應以盜聞耳
公曰盜何事以年號爲哉因上規免尤不可也乃以十六人爲
謀反已行上奏得旨一如公議嘗監決崞縣囚七人令先詣
御史錄之謂已允當至公導諭諄復中二人因歎泣更鞠得其
寃以語御史御史不從更言公導囚脫死公移疾以緩之御史
來問疾公曰某不忍殺平人病心耳因陳其狀御史悟乃論囚
減死襄陵某申贅壻後生子已而甲與妻子悉死遺孫鞠于壻
迨長爭財交訟二人皆囂悍多歷年所不決公至不施鞭撻令

各盡其辭公曰吾知之矣壻之專制足以當撫孤之義然由孫之鑑基乃始成善賈之功若必欲直於官徒廢業耳吾今為若翁定之因令籍其產將程其事力而分歸之先焚香呼甲名述壻孫曲直壻遽前拜曰公言是某則非矣孫聞之亦躍謂壻曰丈果非邪壻曰非也孫曰丈數年對官司未嘗自謂其非今既得明公而云然然某唯欲得此一言耳丈知其非某獨不知邪因相顧乞罷訟終身不校公為立帖籍界之皆感泣而去絳有武斷于鄉者誣一人數不勝公廉得之會巡至惡子又誣以死公召屬吏父老謂曰斯人之寃不難雪吾恐其雪寃之後更受陰害耳吾今為處之因論擬民於他地而置惡子於邊徼莫不稱善其他政類此不不殫紀凡周巡道里之間往往駐車延問民瘼封部多名山大川及古聖賢宅里祠墓遇輒登臨謁蹕賞

獄立能剖決而又明慎矜恤每多平反天順丁丑汾州妖人作亂僭稱李天王年號天福公聞變飛檄戒守禦嚴備毋輕動自我服馳赴之既至賊就禽纜十六人餘皆脇從而所攀援逮千餘人三司皆不敢簡別公曰千人同謀胡不待聚而遽發且吾等既不能戢惡而顧又戕善邪不可眾曰然則祇應以盜聞耳公曰盜何事以年號為哉因上規免尤不可也乃以十六人為謀反已行上奏得旨一如公議嘗監決崞縣囚十人令先詣御史錄之謂已允當至公道諭諄復中二人因歎泣更鞠得其寃以語御史御史不從更言公道囚脫死公移疾以緩之御史來問疾公曰某不忍殺平人病心耳因陳其狀御史悟乃論囚減死襄陵某申贅壻後生子已而甲與妻子悉死遺孫鞠于壻迨長爭財交訟二人皆囂悍多歷年所不決公至不施鞭撻令

各盡其辭公曰吾知之矣壻之專制足以當撫孤之義然由孫之磁基乃始成善賈之功若必欲直於官徒廢業耳吾今為若翁定之因令籍其產將程其事力而分歸之先焚香呼甲名述壻孫曲直壻遽前拜曰公言是某則非矣孫聞之亦躍謂壻曰丈果非邪壻曰非也孫曰丈數年對官司未嘗自謂其非今既得明公而云然然某唯欲得此一言耳丈知其非某獨不知邪因相顧乞罷訟終身不校公為立帖籍畀之皆感泣而去絳有武斷于鄉者誣一人數不勝公廉得之會巡至惡子又誣以死公召屬吏父老謂曰斯人之寃不難雪吾恐其雪寃之後更受會害耳吾今為處之因論徙民於他地而置惡子於邊徼莫不民瘼封部多名山大川及古聖賢宅里祠墓遇輒登臨謁蹕賞

下不字疑作可

弔吟賦風流粲然居大參又七年年甫六十遂疏請歸田一時耆俊勝集若徐武功有貞劉愈憲珏杜東原瓊輩日相過從游衍高風雅韻輝映鄉邦歷二十年而公最後乃卒時為成化癸卯十二月戊子享年七十有九公在給舍藩省皆得推恩其親父累贈朝請大夫贊治少尹山西中政司左參議母王氏後軍都督府都事士達之女贈恭人配錢氏靖安州同知鑑之女鄞縣儒學教諭紳之姪女封恭人子男一人曰璫即武功之子壻也女三人皆嫁宦室孫男一人曰元明曾孫男一曰續縣學生女一人公平生篤於人倫兄沒嫂寡實田養之錢氏無嗣命室祀之閨無妾媵庭無諱言作為詩文體尚豐雅而理致典厚所著有藏修登庸旬宣歸田諸藁別號侗軒通為侗軒集若干卷尤善談論援經據史貫串今古聽者竦服與幼賤鄉人語則

各盡其辭公曰吾知之矣壻之專制足以當撫孤之義然由孫之鎡基乃始成善賈之功若必欲直於官徒廢業耳吾今為若翁定之因令籍其產將程其事力而分歸之先焚香呼甲名述壻孫曲直壻遽前拜曰公言是某則非矣孫聞之亦躍謂壻曰丈果非邪壻曰非也孫曰丈數年對官司未嘗自謂其非今既得明公而云然然某唯欲得此一言耳丈知其非某獨不知邪因相顧乞罷訟終身不校公為立帖籍畀之皆感泣而去絳有武斷于鄉者誣一人數不勝公廉得之會巡至惡子又誣以死公召屬吏父老謂曰斯人之寃不難雪吾恐其雪寃之後更受陰害耳吾今為處之因論徙民於他地而置惡子於邊徼莫不稱善其他政類此不殫紀凡周巡道里之間往往駐車延問民瘼封部多名山大川及古聖賢宅里祠墓遇輒登臨謁蹕賞

弔吟賦風流粲然居大參又七年年甫六十遂疏請歸田一時耆俊勝集若徐武功有貞劉愈憲珏杜東原瓊輩日相過從游衍高風雅韻輝映鄉邦歷二十年而公最後乃卒時為成化癸卯十二月戊子享年七十有九公在給舍藩省皆得推恩其親父累贈朝請大夫贊治少尹山西布政司左參議母王氏後軍都督府都事士達之女贈恭人配錢氏靖安州同知鑑之女鄞縣儒學教諭紳之姪女封恭人子男一人曰璫即武功之子壻也女三人皆嫁宦室孫男一人曰元明曾孫男一曰續縣學生女一人公平平生篤於人倫兄沒嫂寡實田養之錢氏無嗣命室祀之閨無妾媵庭無諱言作為詩文體尚豐雅而理致典厚所著有藏修登庸旬宣歸田諸藁別號侗軒通為侗軒集若干卷尤善談論援經據史貫串今古聽者竦服與幼賤鄉人語則

莫非孝弟忠信檢身利物之事平居動止有常所御器物雖微不苟廢瀕卒遺念不忘 朝廷高朗令終信邦國之大老也既卒允明奉葬於吳縣之橫山後十年而允明舉於鄉屬者會試京師謁寬請銘公墓道之碑惟士百行公多具之而其所長尤在知人獎掖後進素志亦以此自矜寬之在家食也荷公之知特深每過為期待比竊祿于 朝別公者逾十年中間僅一歸侍公教者不過三四見其體履康睦矍目不衰揮毫談飲不殊曩日而子孝孫秀承侍左右加為公慶之以為其情適氣和宜享上壽迨別去每詢鄉人無異語者而今不可作矣嗚呼傷哉允明且示侍御杜君子開之狀少卿李君貞伯之誌書既詳矣緬懷今昔不能自默勉復書以歸之俾刻諸石嗟夫天之報施每信而羸公之立心行已輔世澤物德學功名則既盛矣享有

諸福亦不薄矣稽之人質之天無所弗合以是論公亦有以達幽明而信久遠矣至於餘慶所鍾寔在嗣續今允明文名甚盛他時有所建立則公又有不待斯文而永者矣銘曰

有偉祝公瑚璉之資昔在 先朝奮起乘時給事 廷陛分收藩維內宣耳目外拊瘡痍既庶既富而復教之廩有穀芻家有書詩禮典興行義澤弘施郁郁文風鄒魯同歸學既士先材亦吏師明刑慎獄民不能欺活爾垂死殲厥渠魁胡汝晉人受賜維私解組歸田吳山與魏遐壽令終諸福無遺人之云亾繫我之思匪獨我思後進之懷公玉汝成心若調飢有施而報在此孫枝載掖其立世美永貽令聞不已式視豐碑

明故亞中大夫太僕寺卿吳公神道碑銘
亞中大夫太僕寺卿吳公以疾卒于官 上聞訃遣官諭祭

命有司造墳安葬如制兵部給舟載其柩還其鄉友大理寺丞
吳君道夫以其子斯可等尚幼為經紀其喪且謂公官三品既
荷朝廷卹典之厚於制亦得樹碑神道刻文以示久遠他日
斯可乃奉禮科右給事中王君文哲之狀從以兩僕來請予曰
公吾之同年也昔者往臨其喪念其孤寡累然涉江湖數千里
而還方恨無以相其喪況以是為託乎即諾之既數月予以病
在告又念公葬當有日乃發狀而叙之公諱裕字敬昆潮之揭
陽人曾祖大訓祖瑤皆不仕考胃以鄉貢士授廣西武緣縣學
訓導後以公恩累贈至通政司右通政妣袁氏封太恭人公
幼穎悟強學善記十歲能屬文稍長入縣學有名諸生中成化
戊子舉廣東鄉貢明年試禮部不偶入太學時吏部尚書耿公
為司業每試輒見稱許名益起四方舉子多錄其文以藏壬辰

登進士第甲午授南京戶部貴州清吏司主事旬餘丁武緣君
憂服闋改戶部廣西司監督京倉通州倉糧踰年再差徐州皆
敏而勤慎出納無滯丙午陞本部山東司員外郎於是耿公在
吏部素知公會文選司缺員外郎即以公調補明年陞稽勳司
署郎中未幾遇例實授耿公既去任當弘治戊申今上御
極召三原王公代之益加器重復調公文選司時王公負天下
重望力欲清選法異時僥倖以進取者一切罷去公夙夜盡職
能承其意凡擢用人才務合公議而小人多不悅者公亦思避
怨謗求去庚戌擢右通政專督武官誥命事既清簡不勞而
治因念其母太恭人老于家癸乞歸省既至侍養方樂而太恭
人俄下世執喪盡哀復入京以例領檄守制服闋還任己未始
有大僕寺卿之擢公居官方以安靜自守適胡虜數入雲中寇

掠邊將議出師顧馬多病死癸乞甚急公日坐堂上選閱至發
數千匹不足更出庫銀數萬兩往市當是時公已嬰疾復治馬
政過勞疾益作凡再上疏乞休致朝廷率勉畱之已而疾劇
竟卒辛酉四月十六日也享年五十九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
葬邑之某處公娶同邑許氏贈恭人繼娶東安許氏贈刑部員
外郎瑛之女封恭人男子四長即斯可次行可際可學可女子
五長適謝天經次適林嵩俱縣學生次許適姚明清餘尚幼公
性度寬綽與人處更和易杯酒相對醉輒忘形素不尚奇詭之
行然兩家宰皆一世名臣公為其屬受知信任亦足以知其為
人矣蓋狀云然為之銘曰

太僕古官見周周命后聖攸資曰僕臣正厥後失職惟以馬政
漢興設官修馬復令循至于唐開既益盛惟公早歲出由甲科

南北郎署歲月久磨論其勤勞銓曹為多和而不隨平而不阿
冢宰倚之黜陟無頗翔集銀臺起領太僕北檄戒嚴戎及馬畜
選閱日勞罄彼監牧師出雲中萬騎馳逐邊功則成公病不祿
惟帝至仁軫念僕臣錫以卹典賁其塋墳公則亡矣厚
德未淪衰服在喪幼稚誥誥祿位有餘尚遺後人

明故資德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神道碑銘

都察院右都御史李公受 敕總督漕運兼巡撫淮揚廬鳳四
府任甚重也弘治戊午漕事既成乞歸展墓明年至家疾作遂
不可起時二月廿五日也享年六十二守臣訃奏 上悼念
命官祭葬皆如制他日其子琪遺其弟珏走京師奉公同年南
京工部尚書董公狀來乞墓文惟公才力精疆 朝廷方倚以
重任一日遽失之知公者方相與痛惜予交公且久又以文字

為職忍無一言以述其平生乎乃諾而叙之公諱蕙字德馨姓
李氏世家當塗祖順為刑部主事以事出為南雄府經歷得孫
于公解即公公生再基歸家幼則穎異知詩律人號佳子長入
郡學受經天順壬午登鄉舉成化己丑會試列高等 廷試蒙
賜進士出身觀政大理寺明年會給事中缺吏部慎選其人以
充公得刑科居數月適京師米貴 詔發倉儲五十萬石分官
監糶以平其價民擁道不時得米公泄通州倉設法以給糶者
人皆稱便才名始起後再偕中官給賞軍士衣布等物能革宿
弊仍條陳給賞新格以上 詔行其言戊戌丁母憂服除還任
壬寅擢江西布政司右參議時有中貴怙勢挾憊人徧歷南方
索寶玩行至江西公抵任適三日方分守南昌道以公偕行列
郡公言民窮困激之恐生變中貴聞之斂威一時民不大擾者

公之力也歲滿分守嶺北更守湖東斷事皆如神民益稱頌在
湖東時上饒饑民數人乞米于富家不得遂強取之郡捕其人
以強盜論公曰此輩迫于饑出于不得已耳然悉薄其罪恐長
亂不可特罪其為首者餘從末減獄始平後四年南贛盜發巡
撫大臣議發兵勦除以公舊有善政服其民且熟知地形險易
檄公行公至令駐兵芟縣白于大臣曰前許諸盜自新此舉非
詔意今宜招撫之使不從用兵未晚也用其言賊黨相率散去
惟獲渠魁數人戮以示戒而已事 聞蒙厚賚弘治戊申擢本
司左叅政有薦公才可大用者遂擢山西右布政使踰年轉左
布政使初司中公文出入吏緣為姦莫能窮其故至則痛治之
而姦弊始息既乃因俗為治惠澤多及于民有畫象以奉之者
癸丑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明年 朝廷以漕

運事弛當易其人僉以公可用遂轉左副都御史兼巡撫四府
故事天下巡撫官凡有利弊具疏奏上歲八月畢至京會議後
其地或有水旱盜賊等事多不至惟總督漕運者至如常公前
後所上二十餘疏得與部院諸大臣面定可否事多施行軍士
困于運輸者方幸稍蘇 上知公果可大用特拜右都御史
以褒嘉之而俾總督巡撫如故公具疏辭不允更遣中使賜
以寶鈔羊酒以勞之人以為榮遇蓋又二年不意卒矣公為人
疏達明敏遇事能變通用法務平恕入仕三十年尤以廉謹自
持人無可議者居家事母孝母病必躬扶持久而不倦待二弟
有恩季父異爨已久後公稍貴復請同居養之至人有德於己
雖在幼時終身不忘其心之厚如此平生喜交游好吟詠與士
大夫文翰往來動盈卷帙有粹英集藏于家公之祖順父翔並

累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祖母某氏以母蔣氏妻陳氏
茲累贈淑人繼配姪氏封淑人子男二人長 垣郡學生次珏太
學生女二長許嫁黃某次許嫁劉某皆武臣子孫男二人以卒
之明年某月某日葬于采石之馬鞍山下命翰林學士南昌張
公知公尤深者既為銘納于墓中矣此復最其事行為神道碑
銘銘曰

古燕建 國既越百年 國之供億寔浩且繁河渠再鑿以浮
以沿漕舟畢集開府督馬有美李公召自方嶽入總留務京儲
是度 帝知其才漕事有託兼付列郡俾究民瘼勤勞于外
公曰何功行視太倉粟陳而豐撫循其衆公曰何德行視萬夫
人偃而息奏疏屢上匪為其私食足人安臣志在斯 帝察
其衷益增其秩公曰何能惟下之力 恩苟徧施臣則以懌采

石有墓墓木已拱乞歸燎黃二世沾寵孰知九原公即繼踵才不盡施而志亦賡士夫之論小人之思思公之惠曷止萬口自江之西及山之右昔在韓滉有聲于唐公盡其才亦尚可方惟其不仕託此以揚

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公神道碑銘

公諱瑗字大王姓陳氏其先陳州人也後徙太康元季兵亂再徙祥符至公之父官濱州以漢藩誣誤發戍甘州左衛生公公幼以奇童稱年十二弄筆爲舉子文已可觀天順己卯年十八遂登鄉舉成化壬辰擢進士第丙申授戶部江西司主事丁父憂服除復授本司丁未陞廣西司員外郎弘治戊申署山東司郎中庚戌實授辛亥擢江西布政司左參政丙辰再陞福建右布政使丁巳轉江西左布政使戊午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總督南京糧儲用遇恩詔得賜誥進階通議大夫其履歷可考者如此公始居戶部已稱清慎方廷議以鹽法壞部中舉公往治其事搜摘弊端一時權貴侵奪民利者始皆知畏畿內大水奉詔行賑卹令飢民獲濟已而上疏陳十事其間言權貴役民之弊尤力名始起部中參政江西不以其俗難治施威于下適建親藩尤善短畫工完省財力鉅萬官民感其惠者至今猶能言之在福建時事有利弊與同官以漸興除不肯專主嘗以文移有亂直者卒不能辨他日廉得僞印十餘皆出老軍吏手擒其人悉宣于法閩城中故有渠通潮汐縱橫如井形湮塞六十餘年有司樂于因循公始役民浚之仍伐石甃隄凡十餘里舟楫通行物貨自致民以爲便及轉江西民識公者皆喜曰是故陳參政耶始卒即除民疾苦數事先時有橫取于

民者為委曲裁處上下無怨且謂比歲盜賊不息實緣民困於
征輸所致為力均其租稅民方感化而公已召為都御史矣蓋
南京百司諸衛糧儲出納日以數萬計江浙湖廣例有方面官
總督歲或不時至公必移文促之務使事集自京衛為龍潭至
江北鳳穎諸倉創置歲久朝廷特設工部主事一人專理修
葺然功不大施仍就朽壞公至視如家事旦夕規畫凡重建若
干間皆堅固可久其功績可紀者又如此公居官不以威嚴臨
下至于待人和厚可親故所至事不勞而治自其父謫居後懷
念汴為故里公嗣其志竟遷居之少承家訓及故興化太守岳
公在天順初從內閣謫居于甘公嘗受學蒙指教為多於官
學之道固有得也曾祖曰景良不仕祖曰景文父曰敏濱州學
訓導並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祖妣韓氏妣金氏並

贈淑人配巫氏贈淑人公無子以其姪宋為後以弘治庚申八
月二日卒于南京公館享年五十九側室孫氏與身即村巷還
汴宋來告哀于朝蒙恩命有司諭祭營葬乃擇卒之又明年
某月某日合巫淑人葬于祥符縣某鄉某里而故祭酒劉道
亨先生既志其墓矣宋復持狀來請銘于神道之碑蓋道亨與
予皆為公同年義皆不得而辭者銘曰

漢有德門文範其人公出後裔始家于陳後再徙家去陳不遠
迨寓西陲家益不顯公生數歲迥異群兒覽書成誦以文為嬉
內訓外授既于宦學抱藝入京遂與衆角既登甲榜乃列戶曹
簿書錢穀身任其勞公有美才其緒已見及擢大藩而事益練
江右民俗治之尤難以靜治劇以簡治繁工役大興維時建
國我勞其心民省其力謂民頑梗父之母之居則易使去則有

思去之一方稱者一口名徹于朝三任莫久內臺之副為古
中丞畀以畱務置之舊京倉廩豐盈不爽升龠韓滉在唐國計
有託計工儲物于斯一新素餐無補公猶有云生居邊方習見
戎虜尚誓捐軀欲得死所推公之志論公之才俄止于此知者
則哀 朝廷念勞卹典不薄有祭有葬有司奉若爰念故里竟
還中州居斯葬斯不忘首丘忠信可交廉慎不取既見其人亦
聞其語今則已矣不見其人可見者此揭于高墳

明故資德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鄧公神道碑銘

國家有碩德偉度勤勞于外大臣一人曰都察院左都御史鄧
公其諱廷瓚字宗器岳之巴陵人也公生有美質穎異過人稍
長游縣學居諸生中落落不喜為齷齪行人已奇之景泰辛卯

年甫十八登湖廣鄉舉甲戌擢進士第明年授知浙江淳安縣

抵任訪民疾苦專施惠政不求赫赫名終九載人無知之者故

兵部尚書張公鵬時以都御史巡撫廣西獨知公薦知梧州疏

且上會公丁嫡母楚氏憂不果服闋為成化己丑遷大僕寺丞

貴州新設 程藩府府在萬山中百具未舉加以夷獠雜聚猝

難撫治吏部求其人得公曰是前薦知梧州者公至悉心規畫

凡城郭街衢及廟宇廨舍以次興造榜諭諸夷使受約束政令

公平莫不感化墾田不踰入市不擾四境晏然蔚如中州上司

以公治績異等文章舉薦吏部以民夷方安公治宜久任以慰

之九載始擢山東布政司左參政提督農務兼管水利弘治戊

申再擢本司左布政使特踰年耳明年貴州缺大臣巡撫朝議

以公諳其土俗為宜奏 上允之即拜右副都御史奉 敕

行俄丁毋戴氏憂服闋適貴州黑苗久叛益肆守臣告急
上仍敕公往視兼提督軍務尋改巡撫提督如故公初至遣人
百計招撫不從始合衆謀儲糧調兵決策征勦兵至其地號令
嚴明將校用命斬首幾六千級生獲二千餘口械首惡數輩赴
京悉斬于市寇旣蕩平公上奏都勻清平舊設二衛所屬人見
長官司其人世祿驕縱稔惡釀患致夷人侵田奪貨逞欲無厭
已四十餘年于此軍疲于戍守民困于轉輸其害不可勝言今
幸黨惡前除非大更張不能爲保境安邊之計凡所條陳十一
事下兵部會議悉見施行始設都勻府一獨山麻哈州二清平
縣一更擇流官土官兼治皆公所建白也初公遣養子夔之子
乾馳入京報捷 朝廷旣授乾以錦衣衛所鎮撫卽下 詔褒
公有首決用兵之謀共成平賊之功之語遂 進右都御史貴州

旣無事召入還掌南京都察院事兩廣自成化初故都御史韓
公雍平寇之後開府梧州率以憲臣有才望及官高者總督軍
務兼巡撫之寄公掌院事數月復輟之往公性不瑣瑣細故至
是益思以安靜爲治屬吏有賢勞者輒舉薦以勵其餘或不職
特去其一二大甚者若諸司濫設悉奏除之曰祿俸出于民毋
徒費也顧群蠻以劫掠爲常往往出沒閩楚諸郡公以都御史
金公澤巡撫偏方非宜宜以江西一省全付之使二司並聽節
制庶軍馬錢糧可以調度其湖廣衡州設兵備憲臣合遷治所
于郴州爲便又以廣東瀧水爲賊巢宜卽其地設千戶所調遣
新軍守禦仍宜給與隙地屯種以爲久計奏上悉從之公於群
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若鬱林川雲壚大桂諸種作
亂以次平之其後四會等處乘飢竊發其勢尤熾未幾首惡李

景光軍傑及其黨二百餘人悉被斬獲兩廣竟亦無事而公出入溪谷衝冒瘴霧則亦病矣乃上章乞歸甚懇 賜詔勉留特遣醫往視仍進左都御史以酬其功又三年 上知公久勞邊務召還復掌南京都察院事未行以疾卒實康申六月某日也享年七十一公少孤事二母盡孝待其弟廷璋廷瑞友愛備至自為州縣至大官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施設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也曾祖諱成祖諱華皆不仕父諱昂華亭縣丞祖父俱贈資政大夫右都御史祖母謝氏母楚氏戴氏俱贈夫人配潘氏崇仁知縣公源女繼龍氏平涼主簿添麟女俱贈夫人子男三人俱早亡於是公計至上悼惜特贈太子少保謚襄敏仍 命有司祭葬乃以壬戌某月某日葬于縣東南新城之岡今兵部尚書劉公時雍鄉人也

念公之沒無後具狀率夔來請銘于神道之碑惟公為一代偉人嘗竊敬慕而公亦不鄙數致書問予愧不能當也既感公德而劉公之義尤足重者乃不辭而書之銘曰

岷山導江匯為洞庭傑出鄧公壯此巴陵公起甲科少展其志為令若守政亦無異去任無幾民知有公呼父與母棄我孺童擢居東藩席尚未暖來既不速去則不緩我力惟弱我才豈優加以顯秩託以邀陬公曰荒服莫非王土不有威德以禦以撫撫其柔善禦其強梁漢有其人馬援祝良瘴嶺霧江移此以治帝有深仁仗公再施佚此一老切于 宸衷欲安遠人無踰于公南有留臺終老有 命邊事又勞而公則病公卿比肩林立于朝 上不識公黃髮已凋治裝在門考終于位訃至輿嗟上下莫慰碩德偉度其人豈多世之長者孰障頽波身之有傳

不惟有後功在邊方是謂不朽

鮑叔牙家藏集卷第七十七

補遺

重修會通河記

水之利於天下國家也甚博且又蓋自禹治水功成任土作貢則壤成賦而其書每謹於貢賦所自入如於兗曰浮於濟漯於揚曰沿於江海之類可見然每州皆曰達于河者以當時都冀而冀三面距河也夫曰浮曰沿皆指舟行水而言若夫車轉之法未著至漢都關中始穿渠引渭以漕關東之粟其後又引汾引河以漕又其後通褒斜道其道自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司馬遷作河渠書實載其說然車之任載少而其費倍徙於舟所不必計者邊徼陜隄之地當用兵戢守人固負擔餽糧豈特車轉而已而國都供億不可勝計建萬世無窮之利者雖穿渠引水歷歲不休亦佚道使民所當然者

况因前人之功以成事者乎蓋今東南歲漕粟四百萬石達于通州以其什四貯京城而浙西數郡別漕入 御府以及供百司庶官所給者更數十萬石城下古有運河元太史郭守敬精水利建請宜棄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經瓮山泊入城環匯於積水潭合入古運河時用其說就河置牐七距牐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閘以過舟行水人以為便歲省車費若干萬迨其季世江南貢賦既絕 國朝且屋其社無事于漕者更四十餘年河廢不治益久求樂間 太宗文皇帝仍都于此已而命平江伯陳瑄主漕事瑄以海運道險初創淺舟為河運舟至通州所謂其粟什四與別漕數十萬石者率用車轉運卒既困及是或值霖雨車直更踴往往稱貸出息以完餉役而困愈甚於是瑄之曾孫銳襲爵世漕事疏請浚河以漕如前元故

事 上從之乃增修廢牐益為積水計功成而舟至城下矣士女聚觀夫役咸喜其事若可久行者未幾雜然相傳以為不便猝莫能考其故竟廢不行至是或具河所便狀言于 朝請勿廢 上以為然詔加修治仍命銳董其役歷數月而畢竊嘗觀之元之漕由海道而來海舟鉅甚至直沽易以小舟始達城下今舟制差大而河益堙其旋轉往來勢必不利且河之上流多稻田耕者堰之其流始微水故難積真若不便者使比歲豐稔 國家閒暇置其所不急之務專事此役而復導其流無若田蚡為私計而委其數於天實萬世無窮之利也河初名通惠後更名大通今又名會通云作重修會通河記

重修京城濠記

惟 太宗文皇帝入繼大統之七年肇建京都于朔方所以

臨御中國控制四夷其形勢雄其規模大其謀慮深寔與商之
遷殷周之作洛匹休于無窮者都城周四十里鑿壕迴環廣若
千尺深若干尺水自城 玉泉山而來道出 大內穴城爲門
於壕委之或時夏秋雨凍溝渠漲溢又爲水口於壕洩之其流
皆注大通河東南入于海既歷歲月堙輒加修於是不修者久
矣 皇上有詔發軍天四萬人命襄城侯臣瑾工部尚書臣
復領其事而以中侍之貴者監督之以成化九年四月十六日
功自西北隅始壩堰既築畚鍤並至人爲之伍伍分之地旁廣
下深一皆如制緣壕之堤有缺壞者則取客土築之惟堅既又
築垣堤上以闌人畜之越入者凡爲丈八千三百有奇至於捷
梯橋梁之類廢則修治不計財用物 皇上重勞工役間休
息之越明年九月二日功始告完流泉清漣曲堤整潔樓櫓不

飾城郭若增而高輪蹄交馳道路若闢而廣京師壯麗不替有
加事 聞自督工之臣下逮後夫賞賚有差蓋當功役之初興
也有議之者曰壕之爲制凡以設險是舉也其守國之良法歟
臣聞之竊以斯言是矣而未必盡然何也今天下無虞號稱極
治雖在要荒之外皆吾衽席之上方將舉四海以爲限何事一
壕哉然而復爲是者則以京都 文皇帝建爲萬世不拔之
丕基也厥初經營亦惟甚難 文孫繼世時加修之惟知其
難故也知其難則推而及于舊章成憲無不由之監之者何止
一壕哉且姑卽一壕以窺 皇上之大德於汙濁之滌而去
也則凡宵人惡類必知所惡而屏之不留矣於壅滯之決而行
也則凡諍臣拂士必知所好而宣之使言矣於堤之築而能捍
也則紀綱必張而廢弛之患無矣於垣之築而能防也則禮度

必嚴而縱欲之事無矣於財之有用則不至妄費以傷其財於力之可使則不至輕役以損其力土宇於是而恢拓人民於是而保障此豈非無形之險也乎若夫漢水以爲池長江以爲塹視一壕之險大矣然人終得而渡之惡在其爲險者臣故知神謀之不出此也臣備貞詞林職在紀載觀功之既完也敢執筆以記

曲阜重修夫子廟碑

上在位之十二年今禮部尚書周洪謨爲國子祭酒言夫子集群聖之大成前代率有尊崇之制顧國朝未遑舉行非其闕典詔下廷臣議特增邊豆佾舞之數行之太學以及郡縣凡歲時有事于夫子廟者其禮樂如制又專遣儒臣詣曲阜祭告朝野稱嘆以爲盛事惟夫子廟自唐以來建于天下而曲阜之

西有曰闕里夫子之故宅在焉其廟則自漢已有歷代修建子孫世守罔俾廢壞至國朝武末樂間兩嘗修之然特因金源氏所舊建弗稱今日所以尊崇之者衍聖公孔弘泰因請於上從之於是山東藩臬二司暨兗州守臣祗承德意相與計財用召工役董治惟謹以某年月日與功某年月日功畢易腐補漏拓隘增卑規制煇煇然殊異舊觀疏聞爰命臣某記其事于碑臣竊聞道之大而不出於天而備於人其大要不外乎三綱五常而已是道也孰補苴之惟吾夫子傳之其見於六經之所刪定贊修者是已後世之主得其說而行者皆足以維持世教而成允升大猷之治此堯本之禮所由舉也肆我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武功既成入紀以復知道所由傳而本所當報也蓋嘗正嶽鎮海濱之號於夫子則謂其明先王之要

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大哉主
言非聰明聖知者其孰能知之是以封爵仍舊而一歲再祀秩
於典禮其盛若夫闕里則又二歲一遣人祀之尤所加禮至於
今上益加崇重禮樂之制行之未幾即繼以此舉其心惓惓為
者豈獨私於孔氏耶昔漢章帝躬詣魯致祠作六代之樂大會
其子孫自以為孔氏榮善乎孔僖之對曰此乃崇禮先師增輝
聖德非臣家之私榮也帝甚嘉之臣不佞於廟之成謹紀其事
俾天下萬世欲觀聖德者於此有考焉系之以詩曰海岱曰
南維魯賜履曰有丘丘在魯鄙丘丘降神屹然獨峙百聖後
先道則一揆若堯與舜其尤成矣人亦有言莫盛夫子夫子之
道至高且美流澤汪洋萬世以被世主報功益遠而侈褒以鴻
名秩以豐祀袞冕巍巍群賢列侍維魯有宅共王莫毀奕奕廟

堂于漢經始歷魏唐宋迄金源氏式大其規久殆有俟於茲

皇明建國十紀文教誕敷乃遠自邇明聖得師維道顧誕

尊之崇之有樂有禮紛其羽籥錯其簞篋謂此器數固恆仰企

乃詔有司乃鳩役使乃伐堅石乃削文梓並手偕作咸獻厥

技長庶重門崇簷厚趾剝落以完漫漶以坻革故為新眾目改

視曲阜逶迤帶以泗水鄒嶧代宗前後列旆輪奐相望終古莫

他匪廟獨存維道乃爾聖德煌煌長賁闕里作此銘詩以列

國史

重修都城隍廟之碑

凡天下郡邑皆有城隍有則皆祀其神雖最爾小邑無所謂城
隍者官亦未敢廢祀蓋以人民所止必有神以司之也而况京
師為天子所居有宗廟朝廷有府庫廩更有百司庶職

有六軍萬姓其神當益尊其祀當益豐其廟不當益盛哉廟在
太宗文皇帝之初號都城隍臨正統戊辰嘗修之今上之
十年時和歲豐災沴不作上推神之默助而思所以報者
若曰朕惜財力非有益民之事弗用弗使惟是都城隍神保衛
我國家厥功甚大廟久弗修何以報答神貺於是工官奉
詔惟謹爰擇吉日命良工木石並用丹堊錯施凡堂殿寢室廊
廡門階缺折者易完朽腐者勿毀漫漶者易鮮功既告訖神靈
洋洋如降如陟都人奔走有禮益應臣嘗觀前代當海內晏安
國家無事君心漸移罔知儆戒則土木禱祠之事從之而起若
秦漢之君泰山之封梁父之禪泰一五帝之祠金馬碧鷄之祭
杳冥茫昧求非其神以徵福于一身為後世笑肆我太祖
高皇帝受天明命肇定天下即以正嶽鎮海瀆之號以一洗前古

繆妄不經之弊皇上嗣統監于成憲非其神不祀于其祀必
敬而城隍之神雖古經傳不著然書曰徧于郡神神非郡神乎
又曰咸秩無文神非當秩者乎又祭法曰山林川谷丘陵民所
取財用也非此揆也不在祀典神之功豈獨山林川谷丘陵而
已乎所謂保衛我國家誠有如此詔昔者祀之寔宜夫既宜
祀則廟者神之所依也修之亦宜乃著其說于麗牲之碑系之
以詩曰赫赫皇明興于南服鼎遷幽燕如古邠鄆董官綏衆
正位辨方包而絡之有城有隍其城維何廣矣百雉其隍維何
泚矣一水維此都會民止于斯相其高深有神是司神之為德
聰明正直以保以衛以殫神職維神有廟爰止爰依維皇有
詔爰修爰治燦然焜煌美哉輪奐工巧材良以還舊觀廟之奕
奕妥靈揭虔神之來格有風肅然黍稷馨香犧牲肥腍神享惟

誠不享惟物六珍不生百穀用成於千萬年俾我皇明

南京朝天宮重修碑

記曰萬物本乎天夫人靈於萬物者也物之欲報本者或見於豺獮之微而况於人乎然古之制自諸侯以下皆不得祀天而獨人君得祀之者以人君為天之宗子而萬物之至也後世道家者流乃獨創為宮觀以極其尊崇之意徃徃土木以肖其形袞冕以制其服擯主以侈其號表疏以達其詞至于俯伏跪起祀贊陳設其科儀之繁物品之富不可勝紀也為其教者多據名山臨福地而其蔓延之盛雖壤地遐僻莫不有所謂道流者居之國朝太宗高皇帝定鼎金陵嘗看龍蟠虎踞之勝所以奠四海之民垂萬世之統者端在於是宥非前代區區割據之國所得而擬者方高皇帝之始創天下也城郭以拓

宮室以造祖社以建民居以定官舍以繕倉廩府庫以完衢路橋梁以修數千之間遂成大業至如浮屠老子之宮則各不出一毫為之書所謂不作無益以害有益者是也然聖心倦倦固未嘗一事不勤乎民亦未嘗一念不敬乎天故每歲首有事于南郊其精誠所感風雨時若民物繁阜得以享其至治焉一日上意若曰朕敬惟天今民事方殷日不暇給不得朝夕對越在廟以答大貺顧京城有故元之永壽宮在規模鉅麗鮮與為比其改名朝天宮俾司道教者體朕至意率其徒屬而虔奉之既賜名樹綽楔通衢大書三字以揭之而宮益為偉觀矣凡四十餘年而太宗文皇帝遷都于北仍建朝天宮而號舊都為南京云乃成化某年南京朝天宮一夕燬于火其不為煨燼者無幾守臣以聞且有以修復言者上初置之

既而慨舊物之就廢念先志之當承爰詔道錄司某官臣某
往董其役然復重勞民也特使勸募爲之一時命下民庶欣
然咸願相助富者施財巧者効技遂以某年某月某日起功越
幾年而功完穹門洞曲路迂繞殿廡樓閣執若增高鉅費之
制一還舊日游其地者以爲蓬萊方丈當不是過帝王之都
是宮維稱宮在京城之西全節坊傍附晉成陽公卞壺之廟而
其後林木茂密岡阜隱然有故所謂治亭此皆得不燬者也功
完復以聞有詔臣某宜記之碑臣觀前代之君致力神天
以爲禱祠之舉者比比而是其於民事之所當爲者則略之惟
是朝天宮高皇帝仍勝國之舊而不改作者固本於卹民
今皇帝繼皇祖之志而復修治者亦在於卹民民者天子之
君以治焉者而卹之非敬天之大者乎是宜書之以示來世系

之以詩曰金陵佳麗秀所鍾石城踞虎山蟠龍真人渡江萬
馬從白旄黃鉞開鴻蒙驅逐羯胡掃郡雄厥旣得卜勝土中天
人俯仰精神通物繁民阜歲屢豐報答曷以昭天工睠茲城西
有僊宮錫之洪名致尊崇廢興相尋理則同畢方南飛一夕
空帝念舊物思成功修廢舉墜當朕躬羽衣使者下江東有
役不煩大司農裹蹄鵝眼泉流滾北山剪伐南山麓博埴設色
並手攻玉樓翠殿高瓏從亦有明無塗青紅美哉輪奐氣象雄
僊官祝禮數恭劔列星斗冠芙蓉或持琅璈奏金鏞鸞笙雙
吹白玉童帷中颯爽來冷風奚待西祀兼東封聖皇無爲扼
淵冲萬壽高躡三皇蹤歛福錫民慶奇逢東瞻負嶠西崆峒茲
宮相望無終窮

南京兵部尚書前廣平府知府秦公去思碑文

廣平爲畿內大府直隸京師非外省屬府比惟其地重勢尊知
府 朝廷率慎選其人成化十年舒城秦公以工部員外郎奉
命而至以清約自持濟以勤慎每日未出坐堂上吏抱文書以
公事咨稟必詳審可否而行之吏畏其嚴莫得容其私凡爭訟
者立庭下閱其情輕與誣者諭使之去餘則召其所被告之人
爲剖其是非辨其曲直參以情律而斷之皆俯首心服無一人
稱冤者若死刑尤緩其期徃徃平反或從末減者尤多民有賦
稅以時徵收或遭水旱蝗蝗之災卽具實以奏貧民旣得蠲除
亦不使奸民乘時作僞以虧國用民有徭役則視戶口多寡貧
富預定其等第載於冊籍及期而分派之無弗均者先時屢荒
民流移者衆各縣多棄地爲里胥隱占所遺賦稅派人輸納究
知其弊遣人四出相視得地二千四百八十餘頃悉給貧民耕

種由是賦稅皆足其梳移者加意招撫至者五千八百餘人仍
給與舊地耕種免其雜役三年民皆樂業益自遠而至先時屬
縣孤貧者無所養始各令立養濟院人月給米四斗其死者又
立漏澤園給棺葬之至於倉庫空虛積粟有措置之法驛傳疲
敝市馬免侵刻之害施藥餌而疾病者得生勸資助而婚喪者
有濟尤重文教學校必葺而完生徒學業躬自考校別其勤惰
莫不奮勵人材遂興科第始砥自春秋以來郡中多聖賢慕悉
加封護使人守視惟謹公之善政大畧如此公在任憲臣行部
至輒錄其政績奏于 朝及公秩滿將去民攀留者塞道至不
得行公旣擢江西布政司參政累遷至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
務益三十餘年于此久老論前守必首及公曰安得有如公者
耶弘治十四年又得陳侯以刑部郎中至其爲政大率如公民

愛之曰何我侯一似秦公耶侯因詢公舊政如何父老猶能一
一道之其色慘然有泣下者侯曰吾其求文刻石以慰爾之思
可乎皆曰幸甚於是侯述其事來請予昔佐吏部獲與公爲寮
友見公之謹厚端重心竊敬之然公未嘗一談及爲郡時事至
是始得其大畧敢不書噫公則賢矣惟世之仕者多矜己之長
而惡稱前人之善者比比有如侯之有容者乎書曰有容德乃
大他日侯之善政又當有紀之者矣公名民悅字崇化舒城人
天順丁丑進士侯名欽字亮之會稽人成化丁未進士爲予所
取士云繫之詩曰惟昔任人莫善於漢循吏屢書見於史傳其
人何如其政何書赫赫無求默默自居不使斯民一朝驩虞吏
亦有言不失之誣月計不足歲計餘如龔如黃世豈終少古訓
不忘子民有道民親平易政尚體要率是而行漢人克紹曰我
父母曰我師保去之遙遙傳之父老燕山北峙壯哉 神京分
畫甸服曰有廣平天子擇守惠此黎氓秦公昔來父老前迎公
戒僕夫六轡緩行吾官雖尊斯民勿驚惟此大郡吾治何能不
撓獄市惟靜惟清治之踰年政績何有獄無赭衣家有南畝豈
不徭役赴者恐後豈不征科輸者恐負孰褫衣冠孰所箕帚里
俗自淳士風自厚問何能爲曰有賢守古之遺愛民不忍忘陳
侯避舍秦公在堂勒石示遠同垂耿光

補遺

匏翁家藏集後序

詩以詠性情文以貫道立德立
身之純疵世多隆污之所係
也古詩三百篇風雅頌日載
國政民風之異唐虞三代典
謨訓誥多直言帝王治天

下大經大法故編在詩經在
書而在詩在入樂可於見也
降自漢唐在文在詩雜各
多表見回視夙雅典模之
制包然亦倫何性乎風類
俗降氣化之機使然也五季
亦足道其宗其儒輩出
出曰詩曰文一以闡明義理
而視古作自闡一途矣宋
乎時之變遷文之出而
其人之名格殆與世亦頡而
莫之能遠也如是哉吾故

友其文宜之兮幼游學校而賦
清純志趣超卓涵養端正
筆刃雄健賦詩屬文而能
鄙意塵俗也雖古人予也
叨陪研席同舍橋門出入
求友每見一詩一文心竊歎

異報閣之曰也已而禮闈
逢對果皆以冠自是入官
翰林登樞內相日惟文字
辱以爲職位望日益高製
作日益盛凡友朋宴會離
合之私君臣吁咈治化之

大形之佩錄著之紀述若
雅音畢教山外病潭必
底之極考亦止千篇而已
物方將憤樂忘老而无妄
疾作遂殞矣既葬之而又
明年壬子子中書舍人爽

與至從兄奎齋突莫閱笥
稿得公手筆存錄諸體
詩凡三十卷序記誌統之
類凡卅七卷自題曰家藏
集蓋將以遺及後人云精
力之多在也爽物或散矣

既壽之于梓以公平生立身
厚莫予先也請序于秩
於乎公之名編焉以示德
耳多公之詩多文予既去
之上而

朝廷政治下而父子兄弟

朋友載之金石碑板散見

於四方者至矣孝經小學

人知傳續者為公遺是皆

數乎人情心乎理義渾

然治世之喜也悲我

國家當南天運之隆臻治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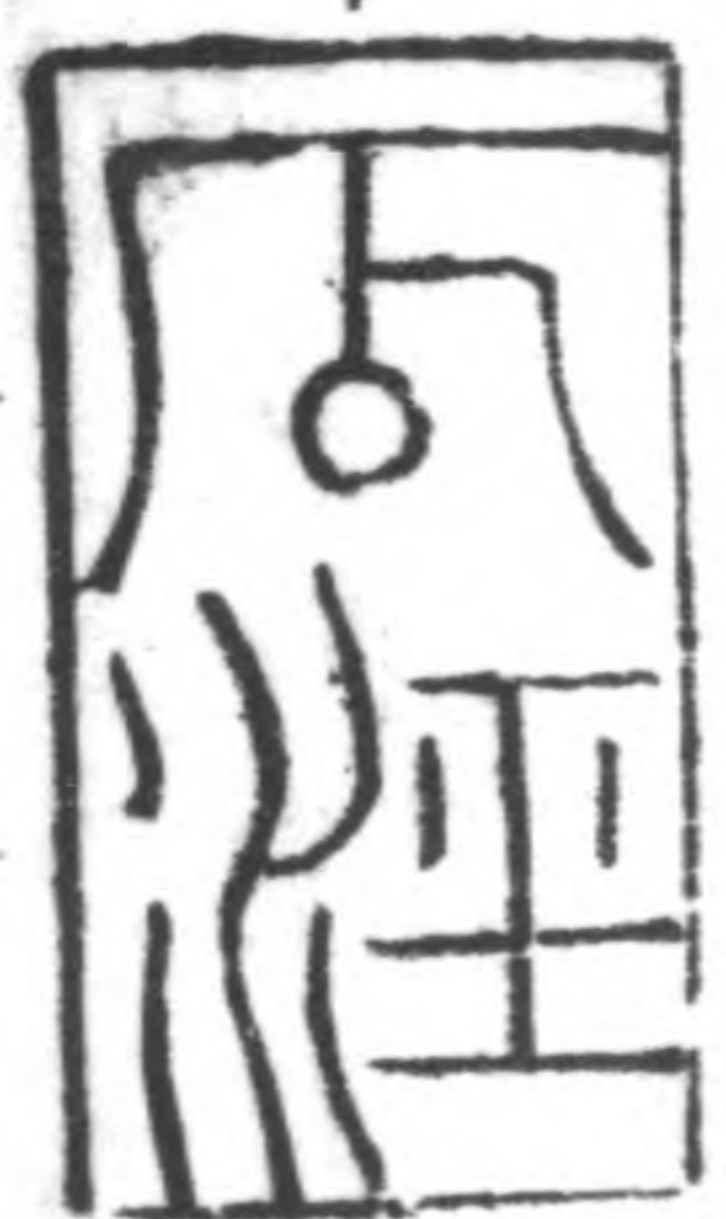
之美安得焉是人也其是
之耶是集也固藏之天
下藏之人，若也豈特家
藏乎哉異時史官采輯
當代文章求之珠淵玉
海以鳴

聖世之盛獲見三代之人其
不在於是集也耶予不能
辨僭為之序

正德三年歲次戊辰三月
朔旦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致仕
友人瓜鍾徐源書



卷之四